

《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》 文 化 类

智慧的居所

[西]雷蒙·潘尼卡 著
王志成 思 竹 译

*A DWELLING PLACE
FOR WISDOM*

3.5

3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《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》 文 化 类

精
品
汉
译

B848.5

P183

智慧的居所

[西]雷蒙·潘尼卡 著
王志成 思 竹 译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03833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慧的居所/(西班牙)潘尼卡著;王志成,思竹译.
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0.9

书名原文: A Dwelling Place for Wisdom

ISBN 7-214-02834-4

I. 智... II. ①潘... ②王... ③思... III. 智力-
研究 IV. B84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7660 号

本书的翻译出版经 Raimon Panikkar 及其代理 Anna Soler-Pont 授权,根据 Westminster/John Knox 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译成中文。

书 名	智慧的居所
著 者	[西] 雷蒙·潘尼卡
译 者	王志成 思 竹
责任编辑	汪意云
特约编辑	王月清
责任监制	王列丹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网 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	扬中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7.375 插页 2
字 数	136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214-02834-4/G·896
定 价	12.00 元
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译者的话

雷蒙·潘尼卡(Raimon Panikkar, 1918—)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、神学家、佛学家、印度学家、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“宗教对话之父”。他精通 13 种语言,其中包括梵文、巴利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,用六七种语言写作,至今已出版著作 50 多部,发表论文 500 多篇。我们翻译他的著作,目的有二:一是为了促进我国宗教学、宗教哲学、跨文化研究的发展;二是通过翻译这种对话方式,我们多少能在这个技术统治文明的时代学会智慧地生活。

“智慧”是本书的核心,也是实在本身的核心。潘尼卡说,没有智慧,人就不能生活。他讲的智慧不只是明智、聪明,而是触及到了实在本身。

潘尼卡的著作和论文都是高度浓缩的,以至只有“少数人”感兴趣。潘尼卡的作品,“看”了不会明白,唯有“吃”了才明白。这个时代,我们确实“看”得太多,“吃”得太少。我们可以提醒读者,你面前这部书主要是给你“吃”的,而不是“看”的。

感谢潘尼卡及其代理安娜·索莱尔-庞特(Anna

F13B/16

Soler-Pont)免费提供中文版权。特别感谢潘尼卡先生帮助我们解决了若干翻译上的难题。我们希望以后将他的其他重要著作,如《神话、信仰和解释学》、《宗教对话》、《看不见的和谐》、《存在的节律》、《宇宙—神—人共融的经验》、《三位一体与人的宗教经验》、《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》等也译成中文。^①

感谢恩师陈村富教授在译事、翻译环境和生活诸方面的帮助与关怀,也感谢编辑对本书的关注,使这部先知性作品能及时与中国读者见面。

王志成

2000年6月25日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

^① 我们已翻译出版潘尼卡的一部重要著作:《文化裁军:通向和平之路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9年)。读者若有兴趣,可以“吃”这部先知性著作。

前 言

我们当因生命而喜悦，因为智慧已在
人心中为它自己预备了一个辉煌的居所。

(*Gaudens gaudebo in Vita, quia in corde
hominis iucundam sibi Sapientia mansionem
paravit.*)

智慧是生活的艺术。这可能是对人的一种基本经验的简单描述，这种经验为几乎所有文化的各个民族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所表达，被冠以不同的称谓。智慧是一种生活之道(*savoir vivre*)，而“道”(*savoir*)不是指关于生活的知识，而完全是对生活的知识性经验。

倘若没有智慧，没有人能生活。根据几乎所有宗教，智者维持世界。但现代世界几乎不承认这一点，结果被安全的需要所纠缠。智慧已被人从生活的交易中领出来，送进私人疗养院，被锁藏在那里(有时甚至受到悉心照料)。甚至宽宏大量也可以是一种职业。

根据许多传统，智慧是一个优雅的女子，甚至是一位

女王,她出现在一个神秘的、导向人生完满的三元之中:客观的态度,真实的洞见,以及恰当的行动。基督教学者所说的本质—知识—潜能(*esse-scire-possesse*),或者统一—真理—慈爱(*unitas-veritas-bonitas*),或其他类似的表达。印度传统所说的业—爱—智(*karma-bhakti-jñāna*),或富裕—爱欲—责任(*artha-kāma-dharma*),甚至真—智—乐(*sat-cit-ānanda*)。耆那教徒谈到的思、言、行。中国人所称的天、地、人,均如此。

东西方的专家们都宣称这位芳名叫智慧的女子是他们的。不管是神学家、婆罗门、哲学家、知识名流、祭司还是博士——全都宣称自己控制了智慧,有通道可抵达智慧居所的特别之门。有时这些人屈尊告诉大众,智慧向他们说了甚至启示了什么。时不时地,这些人规定科学应去考察什么以及它的学说必须是怎样的。这位受禁闭的美丽女子尽管被颂作科学的女王,但她的处境比任何一个立宪女王都要困窘,她只能在显示给她的东西上面签名。

像苏格拉底、佛陀、老子和耶稣这样的卓越人物设法解放智慧,向人们提供通向她的门径;但形形色色的检察官认为他们更懂得如何对付大众。不过那些杰出人物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,几千年来经久不衰。他们也许不再有权力了,但他们的权威依然不减。圣人不是一种职业,不像国王、祭司或科学家那样;圣人没有权力,没有像国家、上帝或科学那样的权力;圣人的权威会使他或

她变成一个顾问,这权威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来源。

我本可以把这些关于智慧的反思放在思想史中进行,但如果那样,本书的生存论特征就可能会丧失。我的解释总的来说要尽力避免神学争论和宇宙论争论,因为这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。了解智慧不单单是对它作理论思考。

本书的主题是生活的智慧。在大多数宗教中,“智慧是自由之坐椅”这一观念是众所周知的。智慧为我们提供幸福和喜悦,它是这样一个居所,在那里我们无拘无束,在那里我们自由自在;而这意味着福乐。智慧的特征是喜悦、喜乐(*ānanda*)、欢愉(*charis*)、幸福(*beatitudo*)、福乐。这种深沉而平静的喜悦是智慧所结的首要果实。智慧通向喜悦,而我们对于我们的喜悦负有责任。菩萨虽然放弃了涅槃(*nirvāṇa*),但他不是悲伤而是充满喜悦,这一事实单靠理性无法解释。世上有苦难,这苦难与我有关,也是我的苦难;但我仍没有被悲哀所压倒。喜悦与悲哀为何能调和,这在理性上无法解释。

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喜悦负有责任?一种形而上的人类学有一个简单的回答:人性的目标,任何本性的目标是幸福。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一目标,那么这是一个信号,表明我们方向有误。

富有悖论意味的是,智慧的王国谁都可进入,因为它超越了感性和可理解性,它坐落在神秘之中。使用印度文化的语言,尤其是佛教的语言,我们可以说,在道德

(*shila*)和对灵魂的和平洞见(*dhyāna*, 静虑, 禅那)已经具备之所, 智慧的王国已降临: 智慧渗透在道德和洞见之中。

智慧一直是大众财富。即便在当今, 无论智慧在哪里找到出口, 它必出现在各个不同民族——不论在非洲、亚洲, 还是其他地方——的谚语、寓言和故事中。智慧更多地居于口语中而非书面语中。大体而言, 智慧书籍是口头传说的集结, 它们经过时间的筛选而得到强化和提炼。

本书同样源自口语, 若没有三位朋友的努力, 对我来说写它是不可能的。伊尔姆伽德·哈芙纳(Irmgard Hafner)邀请我作了一次讲演,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她亲自拟定的, 也是本书的题目。博格丹·斯内勒(Bogdan Snela)邀请我引导了一次默想, 他还负责把此次默想设计成书。克里斯托夫·博琴加(Christoph Bochinger)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, 他对我的文风加以修饰并把我的注释改成富有凝聚力的陈述。

本书的第三和第四部分(由博琴加从英文译成德文)同样是在三方良朋的邀请下产生的: 保罗·索莱里是来自美国亚里桑那州阿克山泰(Arcosanti)的一位著名建筑师和先知, 他要我为他的“面向历史的心灵”讨论会作一个“个人声明”; 安德烈·默西埃是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著名物理学教授, 也是哲学家, 他想得到关于我的哲学的一个描述, 收入国际哲学与社会联合会编的《哲学反思》丛书;

还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的克莱蒙特研究院的朋友们,他们举行了一次神学家会议,探讨当前的基督论问题,后来根据会上的探讨出了一本书。

我感激所有这些朋友,并要对他们表示我的谢意。我也要感谢专心致志的听众,特别是那些曾向我提问的人。他们全都促使我去讲一些也许有价值的东西。没有他们,很多东西本会隐而不现。

关于语言的说明: 现代语言烙着过去的和当前的父权制印记。该是克服父权制的时候了,我们这个时代极需帮助生活的女性维度,特别是帮助妇女重新获得其权利。但一种母权制(同我们有时渴望的一样)和一种男女二元论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。

“人”(Man)一词的拉丁文是 *homo*; 它既不是指男性,也不是指女性,而是指人的全体,其中有极性但没有分裂。性别、性和极性——生物学上的性、语法上的性以及实在的极性结构——是三种不同事物。阴性和阳性与女人和男人不一样。虽然德文“太阳”和“鼻子”是阴性的,“河流”和“胃”是阳性的,但这些事物从生物学上说并非是非阴即阳的。阴与阳、暖与冷、亮与暗是极性,它们属于实在整体,不能还原为“雄”或“雌”,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只是许多极性中的一个。我把这种还原称为拟性论(*sexomorphism*)或实在的拟性化(*sexomorphization*)——我们现代人极力主张把一切杂多压进同一种区分范式之中,只按人的形象看待实在(拟人的),只按性的形象看待

人[拟性的(*sexomorphous*)]。德文的“人”(*Mensch*)一词在语法上的性是阳性:“他”指性,不是指性别。数十年来我一直为一种新的性申辩,不是为中性(既非/也非,因而是阉割),而是为二者皆是(*utrum*,既是/又是,因而处在整个实在之中,也处在关于神、人、宇宙的思考之中)申辩。同时,我使用阳性,并且把它看作是包容的,而不想给阳性以压倒全体的发言权,也不想通过重复(男人/女人,男神/女神,阳性的岩石/阴性的岩石,等等)或通过使用复数形式徒增分裂。总之,人(不是男人)代表 *Mensch* 及其独一无二性。我并不高兴把人(*Man*)与一般讲的人或人类等同起来,虽然我到处使用这些词。

我通晓数种语言但没能特别掌握哪一种语言(因为没有一种完全是我的语言),这一事实使得我专注于口语中的听(因而也是顺从)的任务。因此我密切注意词的词形变化以及它们的关系,并确信一种单一的世界语是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此书中按原文引用外国格言——为此我要感谢出版者——的原因。这些外国格言只是告诉我们,并非只有我们在从事我们的事业,我们不能把一切还原为一种单一的表达或语言。语言——很像智慧——有多个居所。

科迪亚克纳尔,1990年12月8日,马利亚-索菲亚节

塔弗特,1991年2月2日,灯节

目 录

前 言

第一章 为智慧预备居所	1
○ 智慧	2
○ 居所	12
○ 预备	21
○ 关于智慧的问与答	31
第二章 完美的四元：人的四重本性	38
○ 第一个中心：土和躯体	44
○ 第二个中心：水和自我	54
○ 第三个中心：火和存在	67
○ 第四个中心：气和灵	78
○ 关于“完美的四元”的问与答	93

第三章 哲学作为生活方式	103
○ 关于个人	110
○ 爱的智慧	118
○ 生存论上的冒险	124
○ 理智上的重负	127
○ 灵性上的自由	134
○ 关于生活方式的问与答	135
第四章 三河汇合：约旦河、台伯河 与恒河	148
○ 两难困境	149
○ 基督教历史的五个时期	158
○ 历史教训	164
○ 方法论原则	168
○ 三个地理—神学的阶段	169
○ 一个印度吠檀多主义者与一个基督教神 学家的对话	180
○ 三种态度：基督国、基督教、基督性	187
○ 三个难题	195
○ 结论	210
○ 宇宙—神—人共融的基督	214
○ “这就是你”：问答摘要	216
缩略语	224

第一章 为智慧预备居所

智慧已为自己预备居所。

(*Sapientia aedificavit sibi domum.*)

《箴言》9:1

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,本书的主题对我来说就已是一首曼陀罗,这首曼陀罗一直伴随着我,而我则努力伴着它的节律生活。不仅音乐会在我们心中回荡,思想也会。会听的不仅是耳朵;心灵也在听,整个身体,也即一个人的整个存在都在听。智慧的语言能够连结耳朵、身体和心灵。

我们习惯于读词。我们几乎已不再“吃”词,更不习惯于让词变得有血有肉,并且去体现它们。情况确实如此,尽管这两个比喻源于基督教《圣经》。

为智慧预备居所——这是邀请人在人(Man)的心中营造一个幸福之家。我们如何落实这些词?我想就智慧作些反思,以促进真正灵性的实践。“为智慧预备居所”这个短语包含了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洞见。我们将

从从容容、不带任何先入之见、不怀期待地反思这一短语，并领会它在此时此地的意义。

○ 智慧

1. 所有的传统都以不同的方式、用不同的言语、从不同的侧重点赞美智慧，哲学是其中的一种方式。智慧的理想似乎是人的一个不变量。每个人、每个民族都揣摩并努力想得到可被称为智慧的东西。但当今智慧的概念与它传统的形式相比，多少被扭曲了。智慧总容易被遗忘，然而，目前它已得到一个坏名声，它已在这个时代的技术统治中被扭曲，并且为科学世界观的巨大成功所取代。今日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便利，也提供了过剩的信息。现代智慧看来就像一个富裕、美丽、有教养的女子，她施予我们礼物，以宜人、周到的方式招待我们，替我们转播信息，并让我们富足起来。这些好处的代价是使我们的生存复杂化。

然而，这并非这位女子的传统脸谱。我们必须重新发现、揭示和打量这位女子。我们不再熟悉智慧的真面目；智慧的真面目被隐藏在智慧的浓妆艳抹之下（参见《约伯记》28:21）。不管是科学家、商人、政治家，还是宗教专家——他们当中几乎再没有人去努力成为圣人。相反，他们将智慧等同于一种实践上的精明，如果要等同于

什么东西的话。^①“我智慧与精明同居”(《箴言》8:12),智慧说,但我并不与精明同一。智慧要求有洞见、技能和才智;然而,智慧是继所有这些东西之后的(也许应该说,智慧“经历它们又超越它们”),并且抵达实在的另一不同层次、另一深度。

那些在《圣经》传统中感到自在的人,都熟悉智慧书和犹太传统中关于智慧的言论。^②这些古老的经文评论与古埃及有关的种种境遇,讲述了智慧的形象,讲述得比我在此所能描述的更为清晰。我不必重复这些经文;相反,我要邀请读者进入一场个人反思。在此我预设读者对这种智慧文学有一定的了解,然而,我的意图不是要提交一篇有关过去历史的论文,而在于提供一种引介,我们通过这一引介可以体验智慧。^③我想与智慧小戏一会儿,因为我知道她也喜欢有人与她玩耍(参见《箴言》8:30—31)。

① 所罗门的智慧及其先例,如埃及人阿孟诺普(至少较所罗门早1000年)的工作,可被视为这种精神的圣事形式。耶和華对约伯说:“敬畏主就是智慧,避恶就是聪明”(《约伯记》28:28),这与《箴言》1:7相联系。

② 它们新近辑录在 Thomas Schipflinger, *Sophia-Maria* (Munich and Zürich: Verlag Neue Stadt, 1988)中。

③ 对这一老问题的详尽介绍,参看载于 *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* (ed. G. Kittel and G. Friedrich, Stuttgart: Kohlhammer) 上的关于 *sophia* 的几篇论文;关于希伯来圣经,参看载于 *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Alten Testament* (ed. G. Botterweck and H. Ringgren, Stuttgart: Kohlhammer) 上的论文。

智慧一词在词源学上与洞见、知识(*vidyā*, *veda*, *idein*, *videre*)有关。希腊文 *sophia* 和拉丁文 *sapientia* 都指向经验、技能和品味。尽管智慧一词在其他语言中指指向不同语境,但似乎总包含技能和品味这两个方面。圣波拿文彻(St. Bonaventure)根据品味(*sapor*)和知识(*sapere*)推断智慧(*sapientia*),从而阐明了这一点(*Sententiarum* II, d. 4, dub. 2)。由此他表明了智慧既具有情感,有与感觉、味觉相关的一面;又具有理智的、认知的和科学的一面。智慧既是行动、实践(*technē*),又是知识、理论(*epistēmē*)。《圣经》上说:“智慧是谦卑”,对此奥古斯丁作了注解,波拿文彻则予以重提。这意味着智慧与一切存在之源有一种孩子般的、孝顺的关系。^①

赫拉克利特曾说,健全的思想(*sôphronein*)是最大的善;智慧就是言说真理并通过听从本性而按本性行事。^②他在另一处说道:“智慧只在于一件事,就是认识那通过

① 《约伯记》28:28。拉丁文圣经译作:“*Ecce timor Domini ipsa est sapientia, et recedere a malo intelligentia.*”奥古斯丁(*De Trinitate* 14.1)把 *eusebeia* 与 *theosebeia* 区分开来,把这两个概念都归为“*Dei cultus*”。他将上述句子译作:“*Ecce pietas est sapientia; abstinere autem a malis, scientia.*”关于波拿文彻,参看 *Sententiarium* III, d. 35, a. u., q. 1 (*Opera omnia*, ed. Quaracchi, III: 774)。

② 赫拉克利特,残篇 112。“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思考是最大的美善,智慧在于言说真理以及通过听从本性而按本性行事。”